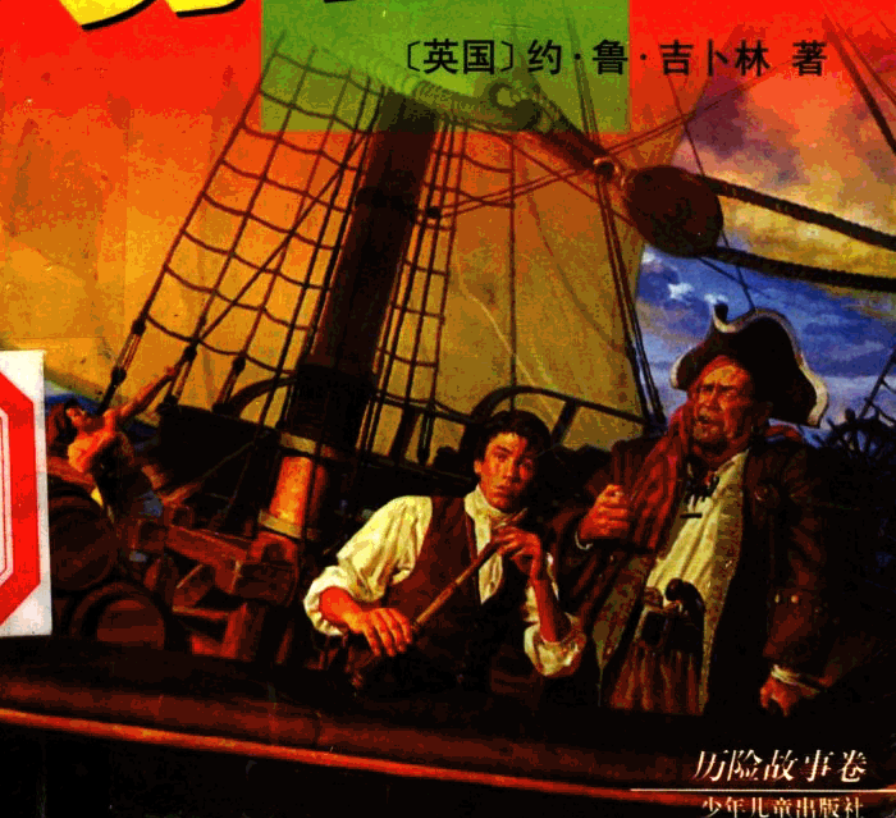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金库

Yonggan de
Chuanzhang

勇敢的船长

〔英国〕约·鲁·吉卜林 著



历险故事卷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美国大富翁的儿子哈维由于抽了劣性雪茄和晕船,被海浪卷入海中,为一艘渔船救起。船长屈劳帕不信哈维的话,强迫哈维在船上干活。幸而有格罗萨斯脱渔民的帮助,使他逐步适应了严峻而丰富多彩的自然条件,锻炼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渔民。后来他回到家人身边,他父亲又惊又喜发现自己的儿子完全变了样。这一部冒险小说,对儿童和成人都具有很大的魅力。

总 序

陈伯吹

刚刚落幕的首届上海市图书节，向世人传递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虽然时值八月流火，占地 6400 平方米的上海展览中心东大厅内，天天人如潮涌。炎炎酷暑挡不住疯也似的购书者，致使空调失效；在短短的十天里，接待读者 30 万人次，总销售额达 1100 万元。可见科学发达到了电视电脑时代，读书爱书者仍然大有人在，书籍仍是今天人们获取精神养料的重要来源。

少年儿童，正处于学文化长知识的阶段，读书多多益善，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上下五千年，纵横七大洲，曾有过多少编辑和作家，为孩子们编写出多少作品，至今已无法计数。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学海洋中，大部分作品已被无情的时间老人所淘汰，只有那些闪耀着灿烂的艺术光辉的优秀作品，才被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从一个国度走向另一个国度。这些作品，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名著”。这些名著因其对人生、对社会的高度概括力，奇特非凡的想象力，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以及优美生动的文学语言，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如痴如醉的喜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它们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瑰宝，是世界各国少年儿童最富营养的精神食品。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读过格林兄弟、安徒生、儒

勒·凡尔纳的作品，不知道明希豪森、匹诺曹、汤姆·沙耶的少年朋友，将来能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审美情操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公民。

少年儿童出版社作为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少儿图书专业出版社，自它建社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这里，曾经集中了包括任溶溶、王石安、李俚民等一批国内优秀的翻译、编辑专家，四十余年中总计编辑出版了不下八百种世界各国文学作品。这是一宗极为宝贵的文化财富。为了更好地适应今天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经过认真筛选，选出其中最具有阅读价值且最有代表性的首批五十五种，分作七大卷，以“**世界名著金库**”之总称，统一装帧，全套推出（具体书目见本书书末附录）。这于我国少年儿童读者无疑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好事，也是我国少儿图书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

前 言

余 青

向往异国情调、追求神秘色彩和冒险精神的少年儿童们将在这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满足，作者技巧不同寻常，他借助和得力于大海，因为大海对广大少年儿童和绝大多数成人来说是一个具有相当诱惑力的谜，并不亚于宇宙对人的吸引。银屏上的镜头远远满足不了他们这方面的好奇，一旦他们了解到人类文学宝库中有如此精彩的描写，也许就不会老守在电视机旁，而会如痴如醉阅读它们，把它们当作最最芳冽的美酒和最最美味的佳肴品尝了。《勇敢的船长》确实是一部具有永恒魅力的作品，可以与所有伟大的航海冒险小说齐名。作者把我们带到了纽芬兰浅滩的大渔场上，那里雾浓得鱼跟鱼都看不清；那里的大浪比燕麦牛奶粥更稠；那里浪尖翻滚伴有一种连续不断的撕裂声；那里疾风吹过广袤无垠的空间，仿佛在放牧海上紫蓝色的云彩；那里的细雨亲吻一展方圆千里阴沉沉的海面；那里月光下呈现出百万条皱纹。而枪乌鲂、毛鳞鱼的到来，逆戟鲸的竖起身子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冰山寒气逼人像一个巨大的白色幽灵，海底活火山每隔一个时候便喷发气泡等等都是你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景。

吉卜林的成功，大半是在短篇故事方面，但《勇敢的船长》中

依然处处流露出他写作老练简洁的非凡本领以及尝试新的文字色彩的魄力。无怪乎有人认为在这方面除了法国的莫泊桑，别的作者都比不上他。

吉卜林的成功还在于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如狄斯柯·屈劳帕船长，他的儿子丹，水手朗杰克、汤姆·泼拉特、梅纽尔、萨尔脱斯和宾等。其中精明强悍、明辨是非、嫉恶如仇、助人为乐的屈劳帕船长尤为突出。他不愿意和船队凑在一起捕鱼，总是凭他有关鳕鱼洄游的知识、捕鱼和驾船的丰富经验，在茫茫的渔场上寻找最最理想的停泊地，捕到大量的鱼，但他又毫不吝惜地帮助船队的人，甚至帮助漂泊在大海上跟他毫不相干的船只，把他测到的经纬度告诉他们，为此他在船上预备了一块大黑板，一旦需要便举起黑板告诉他们。他做他自认为应该做的事，即使别人对他有所误解也不在乎。他对航海技术很差的船和胡乱进行冒险的人十分蔑视，但他们一旦陷入困境，他又总是不顾一切迅速赶去。他很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他的经验、知识和观察，每到一个海域，他对海水的深度、海底的土质，甚至土质的气味都了若指掌。他也很骄傲。一旦“海上号”在捕鱼方面领先，可以提前回港，他先让“海上号”在船队中驶进驶出，举行一个凯旋式，但这种骄傲何等质朴，何等讨人喜欢，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汉子自然的流露。但一旦他认识到自己的判断出了错，他也决不掩盖，而大胆地承认。

难怪娇生惯养的百万富翁儿子哈维·切尼在一艘大班轮上落入大西洋被“海上号”救起，跟这样一个人接触以后，得到了新生。原来他嘴上经常斜叼半截烟卷，外貌中既有游移不定虚张声势的成分，又有那种不值一文的小聪明，竟会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大轮船撞翻一条小渔船多好玩。后来他却成长为一个合格的

渔民，学会了服从命令，厌恶起花花公子的生活，成为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青年。小说中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的寓意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在当今我国社会中，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出现了许多畸形的“小皇帝”，难道不能从中得到许多教益吗？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为英国著名作家，他生于印度的孟买，童年在异国富丽的大自然中度过，六岁被送回英国受教育，十八岁又回到印度，开始文学生涯。二十四岁时已经是几部文集的作者了。他的代表作有《营房的短篇故事诗》，是用兵士歌曲的体裁写成的。其他《丛林之书》(第一卷1894年；第二卷1895年)，《原来如此的故事》(1902年)以及《勇敢的船长》等都是儿童喜爱的读物，足以引起儿童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幻想力。吉卜林四十二岁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我国以前对他的作品即有零星译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作家，我们应更多欣赏他文字色彩奇异的活力以及他那非凡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第 一 章

上风头吸烟室的门向北大西洋的迷雾敞开着，大班轮在上下颠簸，拉着汽笛警告捕鱼船队不要靠拢。

“切尼那孩子是船上的讨厌鬼。”穿绒大衣的人嘭一声关上门说，“这儿可不要他来，他太放肆啦。”

一个白发的德国人伸手拿了块三明治，一边咬一边嘟囔道：“我知道那家人。美国尽是这号人。我跟你说过开帐单别那么死心眼儿。”

“哼！那也不能把他怎么着。人家比谁都惯着他。”一个从纽约来的人慢声慢气说，他摊手摊脚躺在垫子上，头上是一扇雾气茫茫的天窗。“他还没几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拉着他从这个旅馆转到那个旅馆了。今天早晨我还跟他母亲说话来着。她倒是个很可爱的太太，管不住孩子也不装模作样。据说他准备去欧洲完成学业。”

“学业还没开始。”说话的是个费城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那个孩子一个月已经有两百元零用钱啦，那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还没满十六岁呢。”

“他父亲是不是搞铁路的？”德国人问。

“对。又搞开矿、伐木和海运什么的，那老家伙在圣迪戈造了一座寓所，在洛杉矶又造一座寓所。他拥有五六条铁路，太平洋沿岸多数木材业都属于他。他让妻子任意挥霍钱财。”费城人

继续懒洋洋地说，“她说西部对她不适合，老带着这孩子跟她自己神经质的毛病到处转，我想这是她一心想让孩子找些开心的事情。他们去佛罗里达、阿迪朗达克山脉、莱克伍德、温泉、纽约，然后再从头开始转。现在他不比一个二等旅馆的职员好说话。将来在欧洲毕业了，一定是个刺儿头。”

“怎么老头儿就不亲自照顾他呢？”一个身穿粗毛起绒大衣的人说。

“老头儿让暗礁搁浅了。我想，他不愿意别人打扰他。今后几年里他会发现自己的失误。真可惜，那孩子身上有许多长处，不知你们看到没有？”

“该严加管束，严加管束！”德国人声音低沉地说。

门咚地响了一下，一个细长的孩子约十五岁，嘴角斜叼半截烟卷，弯腰走过高高的走道。他那白里泛黄的脸色跟他的年龄不很相称，他的外貌中既有游移不定、虚张声势的成分，又混有那种不值一文的小聪明。他身上是红色运动衫和灯笼裤，脚上是红袜子和自行车鞋，头上戴着一顶红色法兰绒帽。他牙齿缝里发出一个口哨声，看一眼那伙人，又提高嗓门大声说：“唷，外面雾浓得很。你们听，小渔船尽围着我们转，哇哇地喊话。你们说，我们撞翻一条小渔船该多有意思？”

“关上门，哈维。”纽约人说，“关上门待在外面。这里不需要你。”

“谁能阻止我？”他不慌不忙地回答，“马丁先生，难道是你替我付了旅费？我以为我跟任何人一样，有充分权利待在这里。”

他从棋盘上拿了几颗棋子，在两只手里抛来抛去。

“我说，先生们，真是闷死人了。我们干嘛不来打打扑克

呢？”

没人答话。他喷了口烟，抖着两条腿，脏稀稀的手指头在桌上敲打着。接着他掏出一卷钞票准备数一数。

“今天下午你妈妈好吗？”有一个人说，“我没看到她来就餐。”

“多半在她的特等舱里。她在海上差不多总要晕船，我打算花十五元钱雇个女服务员照料她。我嘛，能躲就躲，不到下面去。经过配膳室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瞧，这还是我头一次出海航行呢。”

“哦，别替自己说好话，哈维。”

“谁替自己说好话啦？这是我头一次横渡大西洋，先生们，除了头一天，我没晕过一点船。没有晕过，先生们。”他扬扬得意，拳头在桌上砰地敲了一下，然后弄湿手指，又继续数起钞票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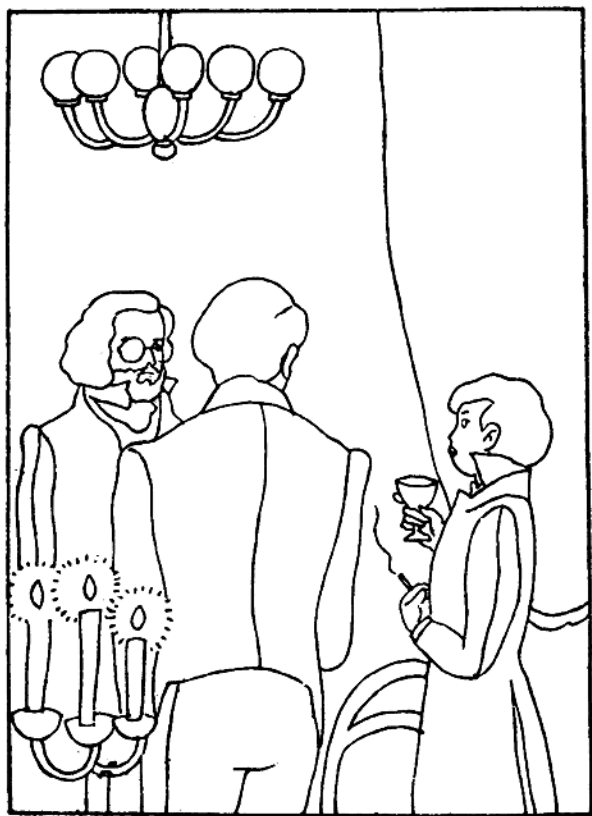
“喔，你倒真是一台高级计数机，一眼就算得出来。”费城人打着呵欠说道，“弄不好你还能为国家大大增光呢。”

“我晓得。我是个美国人——总的说来，始终是美国人。到了欧洲，我会让他们看到这一点的。呸！我的烟灭了。我不会抽服务员卖的那种蹩脚货。哪位先生身上有真正的土耳其烟？”

刚好轮机长进来转转，他脸色红润，带着笑容。身上湿漉漉的。“嗨，麦克，”哈维高兴地叫了起来，“你说我们怎么弄到一支土耳其烟？”

“那还不容易，要多少有多少。”轮机长沉下脸说，“年轻人照例要对长者讲礼貌，长者也同样应该尊重这种礼貌才是。”

角落里传来一阵吃吃的低笑声，德国人打开烟盒，递给哈维一支发亮的黑色雪茄。



“年轻的朋友，要抽就得抽这种上等货。”他说，“试试看？怎么样？你不是想过个瘾吗？”

哈维用一个戏剧性的手势点着那支不讨人喜欢的烟：他觉得自己已经加入了成人的行列。

“看来我得多吸一些这种烟才能把我熏倒。”他说道，他不知道他点上的是一种廉价的细长雪茄，“飞轮牌”，那种烟凶得厉害。

“这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德国人说，“我们现在到了哪里，麦克唐纳先生？”

“不还在附近一带海域里，斯切弗先生，”轮机长说。“今晚我们将到纽芬兰浅滩^①；不过大体上说，我们现在一直航行在捕鱼船队中。中午以来我们已经擦过三条平底渔船，还差点没把一个法国人的帆杠撞掉，你可以说这已经是高超的航海技术了。”

“你喜欢我的雪茄吗？”德国人问，他看见哈维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不错，真够味。”他打牙缝里挤出话来，“我看船有点慢了下来，你说是不是？我得赶快出去看看测程仪上的速度了。”

“我是你的话，也会去看看的。”德国人说。

哈维摇摇晃晃走过湿漉漉的甲板，到附近的栏杆边去。他很不舒服，但他看见甲板服务员正在把椅子捆在一起，由于他在那个男人面前吹过牛，说他从不晕船，自尊心使他朝船尾的二等舱走去，那儿尽头是一块鲸背形甲板。甲板上空无一人，他爬到尾端的旗杆附近。他弯下腰，浑身无力，十分难受，由于“飞轮牌”

^① 又名格兰达·班克，在纽芬兰岛边，为重要的渔场。

蹩脚雪茄、汹涌的波涛和螺旋桨的嘎嘎作响，他完全泄了气。他的头在发胀，眼前金星直冒，身体似乎轻飘飘的，在海风中无法站稳脚后跟。他因为晕船已经昏昏沉沉，轮船一个颠簸，他身子一歪，竟越过了栏杆，摔在鲸背甲板光滑的边缘上，这时又有一个低低的灰色巨浪从迷雾中扫来，仿佛伸出一条手臂，把哈维一下卷到它的下面，也就是说，把他拉下了船，向下风头刮去；大片绿色的海水盖住了他，他竟无声无息地昏迷了过去。

一阵开饭的号角声惊醒了他。他以前有一次在阿迪朗达克参加暑期学校经常听到这种号角声。他渐渐记起自己哈维·切尼已经淹死在大洋之中，但他身体太弱，还无法把发生的事情全都想起来。他的鼻孔嗅到一种新的气味；背上感到一股潮湿的寒气，而且更要命的是盐水湿透了他的全身。他睁开眼睛，发觉自己仿佛还躺在海面上，因为四周依然是奔腾的海浪，像是一座座银色的小山，但实际上他躺在一堆半死不活的鱼上，有一个肩膀宽阔身穿蓝色运动服的人背朝着他。

“多想也没用啦。”那男孩想道，“我是死了，那是千真万确的，而且这事全怨我自己。”

他呻吟了一声，那个人回过头来，卷曲的黑发中隐隐约约露出一对小小的金耳环。

“啊哈，这会儿你觉得好些了吗？”那人说，“你就这样躺着吧；我们让船更平稳一些。”

他猛一使劲，使摆动不定的船头冲上没有水花的浪峰，那浪峰足足把船掀起二十英尺来高，然后又让船滑入平滑如镜的低谷。但这种攀登浪峰并不妨碍穿蓝色运动服的人继续说话。“我说，干得不错吧，我赶上了你。嗨，什么？我在说，你那条船赶不上，可见我干得有多么出色啦。你怎么会跌出来的？”

“我晕船了。”哈维说，“头一晕，不知怎么就跌下了船。”

“恰巧我在吹号，你的船有点偏航。那时我看到你整个儿摔了下来。啊，什么？我以为你要被螺旋桨搅成碎块作鱼饵了，谁知你漂啊漂到了我这儿，我就当你是条大鱼捞了上来。这下你就死不了啦。”

“我在哪儿？”哈维说。他看不出自己躺在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

“你在我的平底船上。我名叫梅纽尔，我是从双桅船‘海上号’上下来的，那是格罗萨斯脱的一条船。我就住在格罗萨斯脱。不久我们就能吃上晚饭啦，啊，什……么？”

他似乎有两双手和一个铁一般的脑袋，吹响一只大海螺还不过瘾，他说什么也要站着吹，身子随着平底船一起摆动，尖得让人受不了的螺号声回荡在浓雾中，哈维不知道他这种“娱乐”持续了多久，因为他心惊胆战地躺在那儿，目睹着雾气腾腾惊涛骇浪的景象。他仿佛听到了枪声、号角声和呼喊声。有样东西比平底船大，却相当轻快，隐隐约约出现在旁边。顿时有几个不同的声音说起话来，他掉进一个翻腾起伏的黑洞，那儿有一些穿油布雨衣的人给了他一杯热饮料，脱去了他的衣服，接着他就倒头睡着了。

他醒来的时候听到船上头一次开早饭的铃声，心里很纳闷为什么他的特等舱变得那么窄小。他转身一看，原来那是一个三角形的小间，像是一个洞穴，有一盏灯挂在粗大的方梁上照着亮。有一张伸手可及的三角形桌子从船头滑到了前桅。后面那头有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普利茅斯火炉，旁边坐着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孩，有张扁平的红脸和一双闪亮的灰眼睛。他身穿一件蓝色运动服，脚蹬一双高统胶靴。地上放着几双同样的胶

靴，一顶旧帽子和几双破羊毛袜，还有一些黑色黄色的油布雨衣挂在睡铺旁边摆来摆去。那地方充满了一种大包棉花散发出来的气味。那油布雨衣更有一种特有的气味，特别浓重，使人想起煎鱼、照明油脂、油漆、胡椒和发霉烟草的气味。而所有这些气味又被一种船舱里始终萦绕不去的咸水味紧紧地箍在了一起。哈维厌恶地看了看自己那张不铺被单的床位。他还躺在一块疙疙瘩瘩邋里邋遢的褥子上。接着他又发现那条船动起来也跟轮船不同，它既不滑行也不颠簸，不知为什么倒像是在浑身扭动，就像一匹小马让缰绳牵住时一个模样。海水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周围的横梁也在嘎嘎作响像是哀诉。所有这些都使他哼哼唧唧表示不满，这时他想起母亲来了。

“觉得好些了吗？”那个男孩咧嘴笑了笑，“来点咖啡？”他用洋铁杯盛了一满杯咖啡，放了些蜜。

“没有牛奶吗？”哈维说，他环视黑暗的双人铺，好像那里能找到一头奶牛似的。

“喔，那没有，”那男孩说，“多半到九月中才会有。这咖啡不错，是我煮的。”

哈维默默地喝了，那男孩递给他一盘香脆的煎猪肉，哈维狼吞虎咽地吃了。

“我把你的衣服烘干了。看上去有点缩水。”那男孩说，“这些衣服跟我们的式样不同——没有一件相同。你转个身看看有没有受伤。”

哈维东转转西转转伸展下身子，说不出有什么受伤的地方。

“那好，”男孩很热心地说，“你穿戴好了就到甲板上去。爹要见你。我是他的儿子，名字叫丹，他们都这么叫我。我是厨师的助手，还在船上干一些水手们嫌脏的杂活。船上除了我没有



其他男孩，以前还有一个奥托，不过他掉下船去了，他是船上唯一的荷兰人，掉下去的时候只有二十岁。你怎么会在风平浪静中落水的？”

“谁说风平浪静？”哈维板起面孔说，“那时刮着大风，我又晕了船。看来我一定是被浪头卷出栏杆的。”

“昨天从早到晚只有一些普通的小浪，”那男孩说，“不过在你看来自然就是大风浪了……”他吹了下口哨，“以后你在船上待久了，自会懂得更多的。快！爹正等着呢。”

跟其他许多不幸的年轻人一样，哈维活那么大了还从来没有有人向他发号施令过——从来没有过，至少不久以前是如此，有时要他做一些事，总要眼泪汪汪地向他反复说明服从的好处，为什么要他这么做的理由。切尼夫人在生活中唯恐儿子的精神会垮掉，这种恐惧心理可能就是她自己走到了神经衰弱边缘的原因。他看不出凭什么竟要他急急忙忙服从别人的意愿，他这样想也就这样说了。“既然你爹这样急于跟我谈话，他自己可以到下面来嘛。我要他立刻带我到纽约去。他会得到酬谢的。”

丹明白了这个笑话的分量和妙处，张大了眼睛。“嗨，爹！”他对前甲板舱口大声喊道，“他说你要是那样着急，可以自己下来看他。你听到吗，爹？”

答话的人用胸部发声，人竟有这样深沉的声音，哈维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别犯傻啦，丹，让他来看我。”

丹吃吃地笑了，他把哈维变样了的自行车运动鞋扔了过去。甲板上传来说话的语调中自有某种东西使得那男孩压下了满腔怒火，安慰自己一旦船掉头送他回家，在路上他尽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和父亲的财富逐渐说清的。他想，这次死里逃生一定会使